



元首传



欧洲卷③

刘宝恒 ● 编著

本书讲述了各国元首们的传奇经历，他们的童年、成长经历、情感生活、社会活动、执政历程，读者可以尽情地一睹他们的风采，窥探他们神秘的心灵，了解他们或手执正义之剑、光明磊落，或依赖欺骗，或运用狡猾，或乞灵暴力，或利用民众、玩弄民众于股掌之中的种种手段。

The State
P. Head
Passes
On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元首传



欧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编著

藏书章

The State
The Head
On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洲卷/刘宝恒 编著; 一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2004. 3

ISBN 7-5601-2847-5

I. 欧… II. 刘… III. 元首传 IV. T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2416 号

欧洲卷 3

责任编辑: 梅亦霖

作 者: 刘宝恒

出版发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130021

开 本: 850×1168

印 张: 80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1-2847-5

定 价: (全十册) 298.00 元 本册定价: 29.80 元

目 录

欧洲卷(3)

约瑟普·铁托(前南斯拉夫).....	1
莱赫·瓦文萨(波兰)	35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	67
卡达尔·亚诺什(匈牙利)	96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	120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前苏联)	146
约瑟夫·斯大林(前苏联)	188

约瑟普·铁托

（前南斯拉夫）



他几入地狱之门，但都神奇般地摆脱了死神的诅咒；他靠七八条枪起家，却将南斯拉夫从纳粹德国蹂躏的铁蹄下拯救出来；他以独立自由的人格精神创造了红色阵营的“铁托主义”，并在斯大林的残酷清教中幸运而本能地躲过了杀身之祸；他跳过铁幕和冷战的世界格局，与注重国家尊

严的和平使者一道开创了不结盟运动，使第三世界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力量；他是位拥有过4位妻子的多情男人，却以足够的精力主宰了他的国家，并成了终身总统。然而当今举世瞩目的南联盟，硝烟弥漫，战火不息，恐怕是他留下的一份没有继承人的遗产。

不言而喻，他就是铁托，长空翱翔的一只雄鹰，自立门户的红色幽灵。

悲苦的童年

1892年5月7日，在南斯拉夫西北部克罗地亚库姆罗维茨村，老实忠厚的农民弗兰约·布罗兹愁眉不展地听到了自己第7个孩子——约瑟普·布罗兹·铁托降生的消息。他的女人玛丽娅是个斯洛文尼亚人。她能干，体格结实，由于生活的贫困和过多的生育，皱纹已经无情地爬上她的前额和两鬓。她为布罗兹家生过15个孩子，其中只有7个孩子养大成人。

铁托曾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的父亲是一个中农，但是1913年时由于欠了银行的债而几乎把全部田产卖光了，因此，我的父亲成了雇工。家里除了我，还有兄弟四人，姐妹二人，他们都当上了工人。”

铁托童年是悲苦的，他和几个兄弟们常处于饥饿之中，他们常做出一些傻事。

有一次，父母到远村去参加一个亲戚家的婚礼，好几天不在家。父母临行前嘱咐，家里剩下的孩子由约扎（约瑟普·布罗兹的昵称）照管。一天，一位远亲大婶跑来问道：

“我说约扎，你准备给孩子们煮什么样的午饭？”

“煮面汤……”

“汤里放什么呀？”

“放点面粉，做面疙瘩……”

这位大婶指着挂在厨房里的熏猪头，说：“你不会切下猪头的下半拉，煮一煮？这会煮成一锅鲜美的肉汤……”

“妈妈会生气的。”约扎十分肯定地说。

“不会的。他们在那里又吃又喝，已经三天了，你尽管切好

了。”

这位大婶眉飞色舞地对孩子们蛊惑了一番头也不回地走掉了。约瑟普明白，母亲是舍不得吃这个猪头的，她一定是打算家里有什么喜庆事情，才肯把猪头摆到餐桌上来的。约瑟普犹豫不决，但是弟妹们却都一致鼓动他切下猪头的一半……最后，约扎还是下了决心，切下一块猪头肉，放进锅里煮了很久。饥饿的弟弟妹妹们，等不及他再做面疙瘩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一锅足有三指厚的猪油的肥汤被一扫而光。吃过午饭不到一小时，弟弟妹妹们一个个捂着肚子，到厕所去。等到母亲回来的时候，带来满满一篮子好吃的东西，可是没有一个孩子跑到她跟前去。一个个像小鬼似的，脸色苍白，面容枯瘦。肉汤里的油太多了，他们受不了。母亲不安地问：

“孩子们，你们这是怎么了？”

“约扎给我们煮了一锅汤……”

“仁慈的上帝，他给你们煮了什么汤？”

“婶子来家里，对约扎说，煮点猪头肉当午饭……”

母亲立即全明白了。尽管这位母亲很严厉。可是，这一次却没有责备约扎。她心里明白，孩子们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下过活。因此，她完全原谅了这样的行为。她是一位正直而又富于自尊的妇女、艰难的日子尽管使她不得不把面包锁起来，以便仔细均匀地分配给一张张小嘴，这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然而，这刚强的女人在邻居和亲戚面前却要维持她的自尊心。每逢孩子们当着客人的面向她要吃要喝时。她总是慷慨大方地把面包切给孩子们。往往客人们走后，她又要痛骂那给她“上眼药”的孩子。

还有童年往事是铁托难于忘怀的：

约瑟普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斯洛文尼亚的外祖父家里度过的。直到上学前，才回到家中。因此，约瑟普的克罗地亚语讲

得不太好。在学校里,他听不懂也不能用克罗地亚语回答教师的问题,这个要强的孩子心急如焚。一年级时留了级。这一年春天又得了猩红热。

面无血色,因消瘦而眼大无神的约扎,整日蜷缩着身子,无力地倚在炉灶附近,有一天所有的村民都去参加神甫领导的游行。蜷缩在炉台前的约扎,隔窗巴望着外面的游行队伍。他听到一位邻居大婶与母亲的谈话:

“米察(玛丽娅的呢称),你这个约扎留不住了……”

母亲不愿提起这令人伤心的话题,马上把话叉开。待客人走后,约扎见到母亲眼圈红红地向他走来,一把将他紧紧地搂在怀中,大滴大滴的泪水,落在约扎滚烫的脸颊上。约扎好像听到母亲无声的祷告:“我的儿子,谁也不能把你夺走……”

铁托回忆了这样的难忘镜头后,写道:“这样的时刻,我是忘不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从俘虏营里回来,而母亲已经不在人世间,这使我十分伤心……这个看去粗暴,生活使她变得硬心肠的妇女,懂得显示她的全部母爱,这是我永远忘不掉的。”

异地求艺

铁托在故乡读完五年小学和两年中学后,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便主动要求到异地谋生。开始,他羡慕跑堂的伙计们,因为跑堂的伙计可以穿一身漂亮的黑衣服。等到他真的找到了跑堂这个工作后,又觉得终日提着一把扫帚或托盘子,低三下四地侍候那些在旅店里鬼混的兵痞们,实在是件不堪忍受的事,他下决心另寻生计。

有一天,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就离开了旅店来到锡萨克去找一

位出名的工匠卡拉斯。他只是从别人嘴里听到过这个名字。他来到要找的那一家作坊门前，见到了一位胖胖高高的人，就觉得这个人很像作坊的主人，他上前问道：“您好！”那人疑惑地问你有什么事。

“我是来拜您为师的！”他开门见山。

“‘拜我为师’是怎么回事？你也不问问我是谁，愿不愿收留你……那么，你到底是哪里的人？”卡拉斯显然已经有点喜欢这小伙子了。

“库姆罗维茨村的人。”

“噢，好，你现在干什么伙计呐？”

“在施特里格尔旅店，什么都干，扫地、整理滚木球、给人跑街……什么都得干。”

“我明白了，因此你来找我。好吧，那么，你就明天来……你父亲还在吗？”

“还在，我母亲也在，我还有兄弟。”约瑟普高兴地回答着。

第二天，约瑟普高高兴兴地跑到商店里买了一条铁匠用的围裙。他身扎围裙来到卡拉斯面前，却引起他哈哈大笑：

“小伙子，别穿这玩意儿，又不是当铁匠。”

卡拉斯对这个热情求艺的小伙子十分满意，他把自己多年来积累的高超技艺，传授给约瑟普。在很短的时间内，约瑟普就学会了制锁配钥匙等一套手艺。有时，卡拉斯到外地干活也喜欢带上这个新收的徒弟。约瑟普不但有了自己的一份收入，还把弟弟斯特凡也介绍来学艺。

约瑟普除了要把自己的收入的一部分交给妈妈外，剩下的钱常常买书。大侦探福尔摩斯的经历使他兴奋不已。他常常一边干活，一边读书。后来，还趁老板不在时，一面干活，一面给其他工友念这本书。有一次因为精神不专一下子弄坏了钻头，刚好被卡拉

斯发现了。老板开始骂娘，并打了约瑟普一记耳光。自尊心极强的约瑟普，怎能忍受这样的奇耻大辱！

虽然仅剩三个月就满徒了，约瑟普在气极之下还是出走了。

卡拉斯报告了警察局，警察抓到了约瑟普。这时卡拉斯又千方百计使约瑟普得到释放。约瑟普只好再回作坊，最后拿到了锁匠学徒期满的证明。

1910年秋天，约瑟普来到萨格勒布市，投奔技艺高强的工匠克纳乌斯，跟着他学会了开旋床、修机器，明白了许多机械学的原理。铁托对机械的嗜好终生不衰，直到晚年，在他的住所还专设了机械加工、修理的试验室。

铁托在锡萨克和萨格勒布做工期间，参加了当地的工会组织，投身到产业工人的斗争行列。当时，奥地利的社会民主运动也对约瑟普产生了影响。他参加了当地“五一”节罢工游行，他感到了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力量。

艺高人胆大，当铁托有了自己的收入，又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后，出于年轻人探索真理，大胆追求的热情，他远离家乡，1911年底来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一家生产金属的工厂做工；不久又去比尔森的“斯可达”工厂做工；以后又到德国的“本茨”厂和奥地利的“戴姆勒”厂里做工。铁托在这些企业里不仅见识了现代企业的生产方式，更获得了许多与先进工业企业同步的无产阶级的意识。

1912年10月，铁托在维也纳找到了比自己大8岁的哥哥马丁。他在当时的铁路上做工，已经婚配成家。铁托寄身在哥哥家里，他不去所在的铁路工厂，却对那些装有黄铜铸件的、大马力的汽车着了迷。他除了经常去摆弄，了解他最感兴趣的机械外，他还参加了体育协会，每周去练习击剑。他的兴趣十分广泛，还进过舞蹈学习班，在维也纳这个历史悠久的艺术名城，他学跳那里的流行的交谊舞。这时的铁托卷曲的黑发，身着笔挺的西装，那领带虽不

像上流社会人士那样考究,但看上去也令人赏心悦目。约瑟普这个小伙子,浑身散发着聪明好动、大胆追求、勇于实践的勃勃朝气。

战争中

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凡是到年龄的青年男子必须回原籍应征入伍。1913年秋天,约瑟普回到原籍应征,去当一名奥匈军队的士兵。“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奥匈军队中的第一天。我参军时,跟所有的年轻人一样,留着头发,班长站在门口等候我:‘噢,社会党人先生,你也在这里!请你过来,我来给你的头发整理整理。’他操起理发推子,在我的头上推了一个十字。”约瑟普极其仇恨这个恶棍班长,也极其仇恨奥匈国军队中那些陈腐不堪的陋习。比如入伍后,要立即记住哈布斯堡皇族里那一大堆冗长不堪的名字。他的一个同乡,因为记不住这些名字被惩罚爬上烧得很热的炉子,并且要不住地喊,“我是个笨蛋,我是个笨蛋……”为了摆脱这个混帐班长的纠缠,约瑟普苦练军事技术,在全团的击剑比赛中,他获得了冠军。接着,他被送往布达佩斯接受士官训练,又在全军的比赛中获亚军。21岁的约瑟普,很快成了一个潇洒干练的年轻军士。

1914年6月28日,一个波斯尼亚青年使用塞尔维亚“黑手党人”提供的武器,在萨拉热窝刺杀了奥地利的斐迪南大公。此为契机,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约瑟普所在的奥军第二十五团,被派往塞尔维亚前线。他任排长。他和全排的克罗地亚士兵都不想打仗。约瑟普说:“我从一开始就憎恶这场战争。”“我们希望再吃一场大败仗……我们祈求这个可恨的帝国早日瓦解。”可是,约瑟普的这些话,很快就被别人汇报给上司,为此,他遭到了监

禁。此案未及送交军事法庭，他又被派往与俄国人打仗的前线。

1915年4月4日的一次战斗中，俄军的契尔克斯骑兵冲破奥军防线，一支两码长的矛枪刺中了约瑟普的左肋。他当即昏了过去。约瑟普所在的全营军队被俘。他被送到俄国内地喀山城附近的修道院治疗。伤口的疼痛折磨着约瑟普，他又患了肺炎、斑疹伤寒等流行病。在他的床头绑着红布条，这是一只死神的胳膊，它意味着此人已无法挽救。然而，约瑟普仅凭着年轻的生命力，战胜了死神的危险。

康复后，约瑟普被集中到阿拉季尔市，那里正在组织塞尔维亚人重新开赴前线。他和70名战俘一起，拒绝参加这种志愿部队，拒绝向塞尔维亚国王宣誓。于是，他又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的一个边远的战俘营。一天，有个富农来找个会修马达的人，约瑟普来到卡拉谢耶沃村当了磨坊技工。

1916年秋天，约瑟普又被调往孔克尔战俘营去修建一条铁路。由于他在战俘面前精明能干敢于负责，大家推举他为分发工资和保管证件的负责人。劳动中，他结识了波兰籍的老工程师卡茨，经卡茨介绍又接触了一些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员，并参加了他们组织的秘密活动，阅读了列宁的一些著作。在一次揭露工段长克扣国际红十字会援助战俘的包裹的事件中，约瑟普遭到工段长的报复，被投入监狱。一天晚上，黑暗的牢房外突然传来不寻常的吵闹声。他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想要弄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他听到了“打倒沙皇”的口号声。过了很长时间，他终于弄明白，原来是爆发了俄国二月革命，孔克尔的武装工人前来解救被关押的人们。约瑟普获得了自由。他在卡茨工程师帮助下，前往彼得堡。去找卡茨的儿子——一位普梯洛夫工厂的工程师。

来到彼得堡后，他只在普梯洛夫工厂干了几天活，便发生了彼得堡工人对临时政府的“七月示威”。他和工人们一起涌上街头，

高喊“打倒临时政府！全部政权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口号。机枪从火车站的大屋顶射向示威工人。大批工友被打死打伤，紧接着又开始大规模的搜捕。年轻的小卡茨工程师也被捕了。

约瑟普不能再回卡茨家里去住，就在涅瓦河的桥下躲藏了好几天。最后，他决心返回祖国。在前往芬兰的途中，他又落入警察之手，又被送回彼得堡，关进老鼠横行的彼得罗巴甫洛夫城堡。不久，由武装哥萨克押送回西伯利亚战俘营。约瑟普已经尝够了战俘的苦头，他绝不能再回那个受罪的地方去。

长长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列车上，穿着高筒皮靴的哥萨克士兵，一张大脸，长着钢针一般的髭须，被伏特加灌得通红。约瑟普趁着看守士兵不备，提前一站下车，然后钻进第二列火车，来到叶卡捷琳堡。他刚刚走下月台，就发现一位认识他的老看守迎面走来：“约什卡，你好呵！喂，等一等！”话音未落，约瑟普转身登上了开往鄂木斯克的列车。他终于逃脱了流放西伯利亚的命运。

1917年11月初，当他第三次前往彼得堡的途中，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中，他找到了人民的救星，也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布尔什维克党。在这次革命中，他看见原来同他一样的，居于社会阶梯底层的人们突然一步登天，掌握了大权，这是一种令人陶醉的经历。他以后之所以成为黑暗社会的叛逆并且成为忠实的共产主义信徒，并非出于偶然，个人的失意，社会的不公，雄心壮志，理想主义以及对人类的献身精神都起了作用。这种变化一旦完成便终身不改。

约瑟普在鄂木斯克下了车，并很快找到了赤卫队，参加了波、罗、捷、匈、德和南斯拉夫人共同组成的赤卫队国际支队。他还申请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但是，不久就发生了捷克军团的叛乱，又加上高尔察克白匪军对赤卫队的围剿，他的请求未能如愿。当高尔察克统治鄂木斯克地区时，约瑟普躲到吉尔吉斯人的一个村庄，给

村上的头领管理磨坊。这位信仰伊斯兰教的首领十分喜爱这位性格刚毅,又有技术的南斯拉夫小伙子。他不但和这个聪明能干的小伙子并马围猎灰狼,还准备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这个南斯拉夫青年。

但是,约瑟普不能不婉辞谢绝了首领的美意。因为,这时他心目中早已有了——一位姑娘。她高高的个子,一双湖水般清澈透明的蓝眼睛。她就是美丽的俄罗斯姑娘——别洛乌索娃。当捷克叛军在米哈依洛夫卡村搜捕赤卫队员时,那姑娘曾以生命相救,把他藏在家里。1919年末白匪军撤退,布尔什维克重新掌权,约瑟普怀着一颗赤诚的心,终于在鄂木斯克找到了自己的救命恩人,并于1920年1月与其结婚。这时的别洛乌索娃已经化名尼古拉耶娃,她已经成为联共党员,希洛夫区的指导员。

初期的革命活动

约瑟普决心返回祖国。他在征得了鄂木斯克的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同意后,偕同妻子,经过艰难险阻的漫漫路程,终于返回故里。

1920年10月,他回到阔别7年之久的库姆罗维茨村。亲爱的母亲已于1918年去世,父亲移居到附近的山村去守林。约瑟普在故居的房前缓缓取下留有红星痕迹的皮帽,向母亲致哀。在他深陷的蓝眼睛里,饱含着热泪。故乡到处是荒凉凋零的景象,他作为一个战士和儿子,要为这片焦渴的土地,抛洒自己的血和汗,让自由的鲜花开满祖国的大地。

当年,约瑟普扛着奥匈军队的枪离乡时,还没有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奥匈帝国覆灭后,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某些塞尔维亚人主张成立南部斯拉夫联邦。1915年5月在罗马组成了一个代表

南斯拉夫人的委员会,经过复杂的斗争才勉勉强强同意由一个称做亚历山大·卡拉乔治维奇的塞尔维亚人为摄政王,建立了一个代表南部斯拉夫人的中央政权。但是,英法美等国为收买意大利,曾多次出卖南斯拉夫的利益,把南斯拉夫的领土划归意大利。南斯拉夫内部则因连年战争,食物匮乏,物价高涨,代表各帝国主义利益的匪特猖獗。通货膨胀和战后流匪不谋而合地折磨着这个贫穷饥饿的国家。

在此期间,有两件大事影响了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一件是1919年3月2日在列宁领导下,三十几个国家的工人政党代表于莫斯科举行会议,成立了第三国际;另一件是1919年4月20日在贝尔格莱德,以南斯拉夫王国各地区的社会民主党和左翼团体为基础,建立了南斯拉夫统一工人党。1920年6月改称南斯拉夫共产党。约瑟普回国后,先在萨格勒布的一家五金厂干活,很快成为该市的五金工会成员和南共地下党员。南斯拉夫共产党建立之初,在全国竞选中曾一度十分活跃,特别是像铁托这样一些从俄国返回的战俘,目睹过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历程,他们的演讲普遍赢得群众的支持,使南斯拉夫共产党以一个大党的身份被选进议会。

然而好景不长,封建王国的一道禁令,立即使南斯拉夫共产党变成了非法组织。刚刚建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既缺乏统一有力的领导,又无健全的组织机构,一旦遇到政策查禁,便无力约束广大被激怒的党员以暗杀、爆破等蛮干手段进行反抗。及至许多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员被逮捕、被处决后,又导致了更为严酷的立法。铁托认为南斯拉夫的革命,错过了当时的有利时机,陷入重重困难之中,他只能根据当时情况,于1921年离开萨格勒布,别洛瓦尔州组织了地下共产党,他任州委委员。

从这时到1934年,约瑟普·布罗兹·铁托被选进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他在南斯拉夫各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会工作

和党的工作,并且度过了漫长的铁窗生活。铁托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名字和身分,但是南斯拉夫残酷的警察当局一次又一次将他逮捕、拷打、关押。他在狱中领导绝食斗争。在审讯他的法庭上公开演讲辩论,他把监狱和法庭变成宣传共产主义的阵地。此时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政治上软弱,组织上涣散,党的领导者不置身于艰苦斗争的第一线,而把中央委员会设在维也纳,远离斗争实际,远离广大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员。在将近十年的艰苦朦胧的岁月里,铁托先后就业于克拉列维察造船厂,塞尔维亚的一个大型车辆厂,以后又任萨格勒布的地方党委书记。他在广大工人中组织斗争,发展党员,同党内各种左的、右的思潮斗争。他在斗争实践中,深刻了解了南斯拉夫的斗争形势,取得了十分丰富的实际斗争和领导南斯拉夫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在铁托的周围也团结了一大批有志于南斯拉夫实现共产主义的有识之士。

在莫斯科的斗争

1935年1月,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决定派铁托前往莫斯科共产国际巴尔干书记处工作。在离开俄国15年后,他又踏上了这片熟悉的土地。铁托被安排在高尔基大街上的一家豪华饭店里,办公地点是离红场不远的马霍瓦伊大街的共产国际总部。当时在这里工作的不少人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知名人物,季米特洛夫、多列士、哥特瓦尔德以及白劳德等等,负责巴尔干国家书记处工作的是威廉·皮克。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是苏联的马努伊尔斯基。

最初,共产国际的知名人士都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印象极差。有一天,季米特洛夫向铁托问道:

“瓦尔特,你说。你们那里到底有没有党组织?”

“季米特洛夫同志，你不能根据住在维也纳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领导来判断我们的党。在我们国内，在基层，存在着党的组织，党员在尽其所能地进行斗争，甚至牺牲了生命……但是，我们国内的党组织对中央领导完全丧失了信任，因为国外派来人之后，不久就有许多人被捕，或者有的人一到国内就被捕，责任在于中央领导。国外来人在警察面前表现很差，由于他们的缘故，一系列组织遭到破坏。这种情况，使党组织对现在身居领导岗位的那些人丧失了信任，认为他们是内奸。”

季米特洛夫闻此，大吃一惊。后来共产国际决心解决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以戈尔基奇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在提名参加国际执委会成员的问题上，开始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一致通过了铁托，连戈尔基奇本人也是同意的。然而，几天之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国际中的某些大人物认为铁托名不见经传，还是选戈尔基奇为候补委员合适。后来，只因铁托会讲流利的俄语，仅以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秘书身份，列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在讨论南斯拉夫共产党今后的斗争任务时，铁托坚决主张：南斯拉夫共产党必须回国内领导工作，应该摆脱盲目地、不加批判地接受某个控制一切的共产主义中心的指示，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决定斗争方式和路线。他还主张，摆脱外界在金钱上对南斯拉夫革命可怜的援助，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开展工作。当时的共产国际并不确切了解南斯拉夫国内的实际情况，却又要通过给党的干部发薪金等形式牢牢地控制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活动。铁托回忆说：“使一个运动情绪低落的莫过于从外界得到钱。这样的援助只会使干部堕落……我还记得，我进入中央委员会后，我的工资相当高。我以前当工人时，从来没有拿过这样高的工资。如果以此作为标准衡量的话，身居国外，又拿高工资就划得来了，同时又不冒